

極端主義下的輓歌 —電影「盧安達飯店」省思

著者／蘇長春

政戰學校79年班
中山大學政治所碩士，國防大學戰爭學院98年班
歷任輔導長、政參官、海軍官校學務處處長
現任海軍一二四艦隊主任

近期遠在北歐的挪威發生了恐怖攻擊事件，事件發生之初，兇手一度指向國際恐怖組織，但令人意外的是兇手居然是土生土長的挪威青年！此人與國際恐怖主義組織毫無關係，但有基督教極端主義傾向，屬於極右派行動成員，曾屢次在網上發表強烈的國家主義言論，批評挪威的移民政策太過寬鬆，反對不同背景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如此極端的思想，最終導致近百人死亡的悲劇。

從這個事件中，不禁令我想起1994年發生於中非的盧安達內戰，這場恐怖的種族屠殺，造成100萬人被殺害，10萬名兒童成為無家可歸的孤兒，雖然震驚國際社會，但無人伸出援手，坐視屠殺不顧乃至最後結果慘絕人寰。這場內戰後來被拍成電影「盧安達飯店」，一齣人類現代史上的真實悲劇，也是柯林頓總統任內最感遺憾的事件，然在國內上映時並未獲得太多關注。

雖然早知本片的悲慘，但近日再看一遍，心中仍有無比而巨大的震撼，也讓自己的心

情久久不能平復。到底是怎樣的一種仇恨需要用如此激烈、極端的手段去屠殺與自己已共處百年的民族？難道只為報復、洩恨、利益？「把拔，我也要看computer！」清亮的嗓音將我拉回現實，轉過身，女兒Abby正努力地把自己湊到我的懷裡，看著女兒天真的童稚與可愛的臉龐，讓我怎麼也無法與電腦螢幕一張張慘絕人寰的劇照相連接！如此簡單的一種幸福，卻是盧安達人難以企求的奢侈！

無須太多贅言，看完此片後，一股電流再度強力震撼心靈，情緒良久無法平復！一個遠在中部非洲遙遠、陌生的國度，是的，既遙遠又陌生，甚至無法在地圖上正確指出她的位置。但卻因為一部影片，讓原本沒有交集的空間，在心靈與思想上開始接上訊號。盧安達種族屠殺，凸顯了極端主義者的無知，亦裸裸顯示我們所處的世界—冷漠、自利、虛偽、無知、糊塗……，難道在強權利益衡量的思維下，弱勢者就註定要扮演犧牲

者的角色？難道這是無法跳脫的宿命？又為什麼有能力的國家，甚至國際組織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？公理正義對這些弱小的民族與衰敗的國家究竟代表何種意義？民族仇恨難道真得是政客謀權的有利武器？……種種問題，都值得我們深思！

壹、民族主義常是政客操弄的工具

民族主義是什麼？民族主義的概念各派學者眾說紛紜，各有不同說法，幾乎所有的民族主義學者對界定民族主義都沒有共識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：近兩百年來，民族主義是種政治原則，¹更是政治運動中的旗幟。作為政治原則，是民族主義很重要的面向。在實踐上，民族主義重要主張就是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。姑且不論如此意義下的民族主義是否曾經實現，或者可行，然而這樣的意義卻經常是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，如此極端、片面的思想，為世界帶來了紛擾，迄今難休。

盧安達雖然由胡圖族、特瓦族與圖西族所

組成，但經過數百年來的交往、通婚，早已模糊了種族的界線。然而卻由於殖民者的操弄（盧安達早期為比利時殖民地），讓原本取得統治權的圖西族在殖民者離開後，成為被統治者，因而埋下日後種族屠殺的原因。而在1962年盧安達獨立後，政府不僅未妥善處理種族問題，更對圖西族實行種族歧視政策，且透過國家控制的媒體把圖西族人等同為國家的敵人，煽動胡圖族人的恐懼和仇恨，企圖達到政治目的。但諷刺的是，胡圖人不僅無法由外觀、語言辨認誰是圖西人，甚至還需出示身份證明，才知誰是胡圖人、誰是圖西人？在如此一個連民族都稱不上的兩個種族，竟會為了不甚明確的政治目的而展開血腥屠殺，這也驗證了民族主義向來是政客操弄的最好工具，尤其在民智未開，社會不平等的國家，更是屢屢上演。

大前研一在《民族國家的終結》一書中，大膽預測民族國家將會終結，而傳統國家的角色也必將式微。但是就現實層面而言，民族主義似乎很難從世界的舞台上消失，不僅盧安達，伊拉克庫德族、俄羅斯車臣、塞爾

維亞……等，均不斷發生民族追求獨立而造成戰爭與種族清洗事件，只要人類的野心慾望仍在，民族主義仍將是政客手中廉價的戰爭工具。眼光拉回在地，近年來國內族群問題不斷被有心人士放大、挑撥，是我國未來發展的隱憂，但幸而我們有著穩定、教育水準高的中產階級與恪守分際的國軍，作為國家安定的力量，族群議題的邊際效應不斷遞減，未來雖不致發生嚴重衝突，但盧安達事件仍值得我們引以為戒。

貳、國際組織的算計與冷漠

聯合國是現今最重要國際組織，然而在盧安達問題上卻冷漠的令人心寒。聯合國憲章第一條：聯合國成立之宗旨主要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，發展國際間友好關係，以及促成國際合作來解決各種國際問題。²在劇中，當記者詢問聯合國駐盧安達和平部隊指揮官「聯合國是否干預阻止盧安達的報復性大屠殺」時，奧利佛上校說：「我們是來維護和平，不是製造和平。」於是乎，在國際社會的冷漠對待下，盧安達悲慘的屠殺得以持續

也就成為必然。

盧安達既不產石油，亦無重要資源，是個毫無商業價值及重要戰略地位的中非叢爾小國，失去強權關愛的眼神也就不足為奇。因為，強權關切的是自身的利益，更熱衷於為自己國家謀求更多的資源，而不是幫助一個貧窮小國，這就是國際社會的現實。人們往往先滿足自己之後，才想到其他，國家也是一樣，這與經濟學所說人是理性自利的原則，其實是不謀而合的。

眼光轉向台灣，一旦中共以內政問題進犯台灣，國際組織與國際社會會進行干預？還是放任？我想從盧安達的問題中我們可以得到啟示：對台灣這樣一個無石油、無資源的小島，雖然還有點戰略地位，但重要性不斷下降，唯有發揮我們經濟上的優勢，成為資訊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塊，或創造其他更高的商業價值，我們才有可能在國際社會中得到協助，否則既無資源，又無商業利益，也鮮少戰略價值的小國，與盧安達何異？

參、資訊媒體的價值取向與壟斷

當外國電視台記者拍攝到胡圖族砍殺圖西族人的真實畫面，主角保羅認為這樣的畫面會引起國際注意，但是記者希望保羅不要抱太大希望，「因為他們通常看到電視新聞撥出後，會說『啊，好可憐！』，然後轉頭繼續享用晚餐。」我不全然認同記者所述的觀點，只要媒體善盡其責任，擴大報導，雖然冷漠大眾佔多數，但仍然可能獲得相當的關注，並對國家形成壓力。

資訊科技的進步，讓媒體的羽翼更為豐厚，新聞傳播的更為快速、也更廣了，然而媒體是否價值中立，客觀報導事實，還是選擇性的放送新聞，往往也影響了大多數人對於問題的判斷。片中一開始播出胡圖權力電台RTLM的一段廣播：「各位聽眾，有人問我為何痛恨所有圖西人？我叫他們去看看我國歷史吧！圖西人是比利時殖民者的共謀，搶走我們胡圖族的土地，鞭打我們。如今這些圖西叛軍又回來了，他們是蟑螂，他們是殺人兇手。盧安達是我們胡圖族的土地，我們佔大多數，他們是佔少數的叛徒和入侵者。我們要採扁橫行的害蟲，除掉RPF盧安達愛國

陣線叛軍！這裡是胡圖權力電台RTLM。」如此煽動性的話語，挑動著胡圖激進份子的神經，也造成一場世紀悲劇，此即充分說明了媒體雙面刃的特性。

所以，不論西方，還是我國媒體，都有自己在意的議題（看看國內各電視台的屬性即知一二），因為控制媒體的人很有力量，也有其偏好，常會為了某些不為人知的事，或者利益而與現狀妥協，也因此選擇性的剪接、播出常常成為可能，客觀性與公正性令人存疑，往往需要閱聽人再加以判斷，但閱聽人的知識是否足以判斷？還是照單全收？這也凸顯了媒體對於資訊的壟斷性。

肆、衰敗國家是動亂的根源

貧窮國家的混亂情勢變的愈來愈具有威脅性，內戰更是變的嚴重且長久，而且這種暴力混亂的傾向會自我持續，因為戰爭會使得新的衝突變得理所當然。一旦國家進入暴力狀態，他的人民就只好著重於眼前的立即求生而不是長遠的生存之道。因此，儲蓄、投

資及創造財富就逐漸地減少；政府官員只為他們自己尋求戰利品，而不會去制定可供長遠繁榮的政策，所以，貧窮、不安穩及暴力就會循環不已。

盧安達愛國陣線（RPF）與政府軍的長期戰爭，使得社會混亂、不安，仇恨開始蔓延，政府並放任國民燒殺擄掠，而不論大小官員，都充分利用混亂局勢謀求自身利益，以致國內貧窮，發展遲滯，愈來愈衰敗。美國及其盟國在面對這些衰敗的國家時，常從利益衡量做出選擇，假若如盧安達一般毫無利益可言，這些西方國家常希望逃離混亂的權力真空所引起的問題，或視而不見，當然更無法期待他們會以現行的各種國際機制來處理問題。

因此自身政府的力量還是國家發展的根本，當盧安達民兵發起種族屠殺時，政府、軍方均可以積極介入，穩定局面，但是卻沒有。一個貪婪、衰敗的政府只想從中牟利，放縱社會走向失序。而內戰也形成難民問題與游擊隊，甚至未來有可能發展成為恐怖組

織，如此不僅造成國際問題，也是日後動亂循環的根源。

伍、正義的最後防線－國際法庭

從戰爭法的觀點來看，「種族滅絕」的行為足以構成戰爭罪刑，不但不容於戰爭法的規範，也是不合法的戰爭行為。盧安達於1975年簽約批准「滅絕種族公約」，公約將絕滅種族罪定義為「任何犯有如同所述行為意圖毀滅一個民族、族裔、人種或宗教團體的整體或局部」所述行為包括屠殺團體的成員，引起嚴重的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，對團體的生存條件有意施加打擊使得整體或局部受到實質的毀損。公約不僅將絕滅種族的本體定為一種國際罪行，同時在第三條提及「直接和公開煽動絕滅種族應受懲罰。」³在盧安達內戰中，放縱或煽動屠殺者，多半都已交付盧安達國際罪刑法庭審判，並且判刑，此為遲來的正義，也讓所有心懷不軌的人有所警惕。然而，縱使罪犯獲得定罪，卻也永遠無法彌補他們已經造成的巨大傷害！

「仇恨」與「自私」是人類生存的最大殺手！也是極端主義滋長的溫床，尤其「民族主義」更是人類歷史悲劇的根源，無數的悲劇均假汝之名，而帶來沈痛的浩劫，國際間的現實則是助長浩劫的最大推手！從「盧安達飯店」乙片中，讓我們再次看到，也再次驗證了人類的無知與脆弱。國際社會終究還是充滿著現實主義的思維，在面對複雜的國際關係上，我國正走在關鍵的十字路口，究竟繼續朝東？轉向西邊？還是平衡發展？在內部問題上，族群問題該如何處理？經濟與環保該如何發展與平衡？都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運用智慧去思考、去參與。畢竟我們都住在這塊土地上，也都無法置身事外！只有成為積極的參與者，才可以改變我們的命運、改變我們的未來。 🇺🇸

-
- 1 江宜樺，〈自由主義、民族國家與國家認同〉（台北：揚智，2000年初版），頁26-28。
 - 2 洪鎮東，〈國際關係與國際組織〉（台北：高點，1999年），頁350。
 - 3 羅伊·古特曼(Roy Gutman)、大衛·瑞夫(David Rieff)，〈戰爭的罪行〉，席代岳譯，（台北：麥田，2002年初版），頁247。